

孔子世家補訂

孟子列傳纂  
外書補證附



道光甲午栞

孔子世家補訂  
孟子列傳纂附

竹柏山房藏板





敘

後世尊孔子自史遷始故布衣也而列之世家考聖蹟者  
舍是無從焉顧遷所採輯不外論語三傳國語檀弓家語  
晏子諸書而以己意牽合之往往與年表不相應始遷嘗  
從孔子國問故尼山世譜宜有所受乃其敘問陳絕糧與  
孔注不合而歸與之歎伯玉之主蔡之遷吳皆前後兩見  
是其顛倒訛複有待後人之釐正者蓋不少矣春溥向述  
孔門師弟年表正之而未盡近見聖裔擧軒先生書其於  
過蒲去衛二節移綴刪併文直而事順實發前人所未發  
一若先聖在天之靈有默啟之者不揣狂簡輒取其說而  
推按之整其煩亂定其先後誤者訂之略者補之類附旁  
注要於原文無所增損而吾夫子之生平梗槩與夫百家

之同異得失皆得以曲證旁通而考之不謬庶幾集年譜  
之大成云爾道光二年壬午秋八月閩中林春溥謹識於  
都中寓齋

...

孔子世家補訂

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為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

孔安國曰陬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括地志曰故鄒城在兗州泗水

縣東南六十里昌平山在泗水縣南六十里正義曰鄉蓋取山為名

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

家語曰微子卒弟仲思名衍嗣號微仲生宋公稽稽生丁公申申生潛公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祀方

祀以下世為宋卿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故後以孔為氏

焉一曰孔父者生時所賜號也是以子孫遂以氏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畢夷畢夷生防叔避華氏之醜而奔

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

子禱於尼丘得孔子

家語曰紇雖有九女而無子其妾生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於是乃求婚

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其小曰徵在顏父問三女曰陬大夫雖父祖為土然其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絕

倫吾甚貪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為疑三女孰能為之妻二

女莫對徵在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

妻之徵在既往廟見以夫之年大懼不時有男而私禱尼

丘之山以祈焉生孔子索隱曰梁紇老而徵在少非當壯

室初笄之禮故云野合謂不合禮儀禮記正義引家語云

叔梁紇年餘七十無妻儀禮疏曰孔子有兄曰伯居按孟

皮字尼義無所魯襄公二十二年周靈王二而孔子生公

取伯居是也魯襄公二十二年周靈王二而孔子生公

傳作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穀梁作二十一年十月庚子

按春秋是年十月庚辰朔是庚子為十月二十一日而十

一月不得有庚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

子當從穀梁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

孔氏丘生而叔梁紇死家語曰生三歲葬於防山括地志

在兖州曲阜縣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毋諱

東二十五里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毋諱

之也索隱曰徵在少寡不從送葬故孔子為兒嬉戲常陳

俎豆設禮容年十七昭七年舊繫孟懿子學禮於此誤左

乃講學之昭十一年孟懿子南宮敬季武子卒檀弓曰曾

叔始生於泉丘人在此後四年也季武子卒點倚其門

而歌然則其年平子代立是時也晉平公淫六卿擅權東

與孔子相若平子代立是時也晉平公淫六卿擅權東

與孔子相若平子代立是時也晉平公淫六卿擅權東

與孔子相若平子代立是時也晉平公淫六卿擅權東

與孔子相若平子代立是時也晉平公淫六卿擅權東

伐諸侯楚靈王兵彊陵轢中國齊大而近於魯魯小弱附

於楚則晉怒附於晉則楚來伐不備於齊齊師侵魯魯昭

公七年當晉平公四十一年孔子貧且賤及長長九尺有

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家語曰十九娶於宋之開官

魯昭公以鯉魚賜榮君之貺故因以名曰鯉而字伯魚○

案開官韓勅禮器碑作并官山左金石志漢有并官武印

當從是嘗為季氏史索隱曰有料量平嘗為司職吏朱子

與札同蓋繫養犧牲之所而畜蕃息此孔子為貧而仕以

此官即孟子所謂乘田而畜蕃息祿養也舊繫在母死

之後孔子母死闕里志諸書並云乃殯五父之衢蓋其慎

也耶人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於防焉檀弓

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

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

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

孔子不應三孔子泣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

要經季氏饗士孔子與往楊虎紕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

也孔子由是退

家語曰孔子有母之喪既練陽貨弔焉私於孔子曰今季氏將大饗境內之士子聞

諸孔子曰丘弗聞也若聞之雖在衰經亦欲與往陽貨曰子謂不然乎季氏饗士不及子也陽貨出曾點問曰吾子

何謂也孔子曰已則衰服猶應其言示所以不非也按此語已不足信史又甚焉誣矣檀弓曰孔子既祥五日彈琴

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

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閒曰已習

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閒曰已習其志

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有閒曰有所穆然深

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

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爲此也

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舊在居衛擊磬之

九歲適衛從師襄學琴案操纒安弦宜在少賤多能之日

歷聘記近是以論語太師摯適齊章證之則襄固嘗在魯

昭子官名之問仲尼聞之見於鄰子而學之蓋亦見之魯

而家語遂謂孔子之鄰遭程子於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

塗傾蓋而語贈以束帛疑亦附會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

子蓋年三十矣左傳是年秋衛齊豹殺公孟摯及宗魯琴

而孟摯之賊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齊魯世家年表並載

女何弔焉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齊魯世家年表並載

郊因入魯問禮案左傳昭二十年齊景公田於沛招虞人

以弓不進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不云景公適

魯也史蓋本家語為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辟

說而合之是年耳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辟

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辟行中正身舉五

殺爵之大夫起纍紲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

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左傳昭二十年鄭子產卒仲

案鄭世家孔子嘗適鄭兄事孔子年三十五昭二十

子產疑前此當有適鄭之文孔子年三十五昭二十

平子與郈昭伯以鬪雞故得罪魯昭公左傳曰將禘於襄

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昭

平子案八佾舞庭卽此孔子孰不可忍之語當在此時昭

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

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乾侯其後頃之魯亂孔子適齊

曰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

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

身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曰何為不去

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案家語以

為適齊時事又家語孔子下車問曰子何人奚哭之悲也對曰

人焉擁鎌帶索孔子下車問曰子何人奚哭之悲也對曰

吾丘吾子也吾有三失悔之何及吾少時好學周徧天下

後還喪吾親是一失也長事齊君驕奢失士臣節不遂

是二失也吾平生厚交而今皆離絕是三失也夫樹欲靜

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再見

者親也請從此辭遂投水而死孔子曰小子識之為高昭子

家臣欲以通乎景公

曰孔子適齊齊景公讓登夫子降一等景公三辭然後登

既坐曰夫子降德辱臨寡人寡人以為榮也而階以遠

自絕於寡人寡人未知所以為罪孔子答曰君惠顧外臣

君之賜也然以匹夫敵國君非所敢行也雖君私之其若

義何家語曰孔子在齊舍於外館景公造焉賓主之辭既

接而左右白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景公復問災何王

之廟也孔子曰此必釐王之廟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釐

王變文武之制而作元黃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輿馬奢侈



故當殃其廟以彰其過俄頃左右報曰所災者釐王與齊廟也景公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過人遠矣

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說苑曰孔子至

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音方作孔子至彼

聞韶三月景公問政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不知肉味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

得而食諸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家語曰孔

子在齊齊大旱春饑景公問於孔子曰如之何孔子曰因

年則乘駑馬力役不興馳道不脩所以幣玉祭祀不懸祀

以下牲此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也又曰齊有一足之鳥

飛集於公朝下止於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使使聘

魯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曰商羊水祥也昔童謠曰天將

大雨商羊鼓舞其應至矣急告民趨治溝渠脩隄防將有  
大雨為災頃之大霖雨水溢泛諸國傷民人唯齊有備  
不敗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有徵矣案此宜亦在齊時事  
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尼谿晏子晏嬰進曰夫儒  
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

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

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闕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

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

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晏子

公上路寢聞哭聲曰何為者也梁丘據對曰魯孔丘之徒

鞠語者也明於禮樂審於服喪其母死葬埋甚厚服喪三

年哭泣甚疾公曰豈不可哉而色說之晏子曰古者聖人

非不知能累世殫國以奉死哭泣處哀以持久也而不為

者不知其無補死者而深害生者故不以導民公曷

為不祭聲受而色說之案此等疑非晏子之言 異日景

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

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

行說苑曰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為養孔子辭不

未之行而賜我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遂辭而行案此較

晏子沮封之說為近理又家語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

以下卿之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云云案弟

子傳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則是時尚未生也其妄明矣

反乎魯

檀弓曰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

而觀其葬焉案左傳昭二十七年春季札聘上國嬴博在

魯途中偶遇未必特為此行則反魯當以是年夏可知也

孔子年四十二魯昭公卒於乾侯

昭三十二年定公立初此字

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誠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

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

宣公三命茲益恭故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

俯循牆而走亦莫敢余侮儻於是矍於是餽余口其恭

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

禮史繫之十七歲故云其達者歟吾卽沒若必師之及釐

子卒在昭二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別稱魯人亦非往學禮焉家

曰南宮說仲孫何忌既除喪而昭公在外未之命也定公

卽位乃命之辭曰先臣有遺命囑家老使命二臣必事孔

學於孔子然則當其在定元許之二子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

與孔子適周家語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

往矣對曰謹受命遂言於魯君曰孔子少而好禮今將

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乘資

之臣請與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

見老子云家語曰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宏歷郊廟之所

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又曰孔子見老聃而問焉

曰吾比執道委質以求當世之君而弗受也道於今難行

也老子曰夫說者流於辯聽者亂於辭知此二者則道不

可以忘也孔叢子曰夫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額黃帝之形

貌也修肱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然言稱

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抑亦聖人之興者乎

劉子曰方今周室衰微而諸侯力爭丘布衣聖將安施

而己矣既而夫子聞之道或弛而隆禮樂崩喪亦正其統紀

曰孔子觀乎明堂觀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各

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誠焉又有周公成王抱之負斧展

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周

之所以盛也又曰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廟堂右

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  
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  
行所悔孔子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  
○案莊子孔子年五十一南之沛見老聃時為定公七年  
然劉文公以定四年七月卒與孔叢偽託非實也辭去而老子  
適周當在定二三年抑或孔叢偽託非實也辭去而老子  
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  
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  
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  
毋以有己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於魯弟子稍  
益進焉家語曰道彌尊遠方定公立五年夏季平子卒  
日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璜璠斂贈以珠玉孔子初為中都  
宰聞之歷級而救焉曰送而以寶玉是猶曝尸於中原也  
安用之乃止案左傳陽虎將以璜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  
步改玉是與孔子無涉且是時孔子不仕安得為中都宰  
乎桓子嗣立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仲尼云得狗  
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閭家語作

家語作  
魍魎

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羊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

桓子怒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醒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

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

離於正道左傳是年叔孫不敵卒武叔嗣故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

論語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正義弟子彌眾至自遠方莫

不受業焉孔叢子曰季桓子以粟千鐘餼夫子夫子受之既而以頒門人之無者子貢進曰無乃非季孫

之意乎子曰與季孫之惠一人豈若惠數百人哉家語曰孔子曰季孫之賜我粟千鍾也而交益親自南宮敬叔之

乘我車也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因陽虎為

亂欲廢三桓之適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善者遂執季桓

子桓子詐之得脫戰國策蘇代曰陽虎之難孔子逃於衛今世家無此事若據公穀生年合之莊

子見老聃之歲則孔子年五十一正當定公八年定公九

而由魯適周往返自必過衛策說亦非無因也

年陽虎不勝奔於齊

左傳曰齊侯囚之以葱靈逃奔宋遂

乎家語曰子路曰權不在焉豈能為亂孔子曰非汝所知  
夫陽虎親富而不親仁趙簡子好利而多信必溺其說而  
從其謀禍敗所終是時孔子年五十當作五十一公山不狃以

費叛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

己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

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名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為

東周乎然亦卒不行其後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

方皆則之家語曰孔子初仕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

不離偽為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行

治魯國何如對曰雖天下由中都宰為司空家語曰於是

可乎何但魯國而已哉由司空為大司空韓詩外傳

各得其生之宜咸得厥所由司空為大司空韓詩外傳

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為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有

孫魯孔丘命爾為司寇孔子曰弗甫敦及厥辟將不堪公

曰不妄左傳曰季氏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  
 溝而合諸墓家語曰孔子為魯司寇斷獄訟皆進眾議者  
 而問之曰子以為奚若某以為何若皆曰云云如是然後  
 夫子曰當從某子幾是荀子曰孔子為魯司寇有父子訟  
 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聞之不  
 說曰是老也欺子語子曰為國家者必以孝今殺一人以  
 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慨然歎曰嗚呼上殺之下  
 殺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家語曰孔子  
 為魯司寇見季康子康子康子而悅孔子又見之宰予進曰夫  
 子之屈節數矣不可已乎孔子曰然其聘我者孰大於  
 是哉案康子當作桓子又曰設法而不用無姦民又曰孔  
 子為魯司寇與於蜡既賓事畢乃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  
 歎言偃侍曰夫子何歎也孔子曰昔大道之行與三代之  
 英吾未之逮而有記焉又曰孔子為魯司寇與三代之  
 朝而之火所鄉人有自為火來者則拜之士大夫再子  
 貢曰敢問何也孔子曰其來者亦相弔之道也吾為有司  
 故拜之又曰孔子為魯司寇原憲嘗為孔子宰○馬驢曰  
 諸侯三卿曰司徒司馬司空魯則三桓為之其司寇不在  
 三卿之數臧孫嘗為之矣且侯國司寇亦不稱大此云定  
 由司空為司寇是為卿而大夫矣疑孔子為司空非實定

公十年春及齊平夏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

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會於夾谷魯定公且以乘



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爲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酬獻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旂旄羽被矛戟劔撥鼓譟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爲好會夷狄之樂何爲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卻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忤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爲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

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為之奈何有司

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

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

以謝過正義曰魯築城以旌孔子功因名謝城○案夾谷相禮惟左傳為得其實定公十三年

夏據左傳當十二年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毋百雉之

城公羊傳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為季氏宰將

墮三都公羊注曰二大夫宰數叛患之以問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

有甲兵之藏故也季孫說其言而墮之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

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

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

下伐之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

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鄣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

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定公十四年當作十三孔子年五十六當作

五十五由大司寇行攝相事荀子曰魯侯欲以孔子為司徒將名三桓議之而授以魯政焉

左丘明曰夫聖人佐政過者離位焉雖欲謀其將弗有喜合乎於是魯侯遂不與三桓謀而名孔丘為司徒

色門人曰家語作仲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

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

正卯家語曰於是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

聞人也今夫子為政始誅之或者為失乎孔子曰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

三曰言僞而辨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而少正卯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榮眾其

強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

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

求有司皆予之以歸家語曰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

淫不制有慎潰氏者奢侈踰法及孔子之為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呂氏

春秋曰孔子始用於魯魯人驚誦之曰麋裘而鞞投之無  
戾鞞之麋裘投之無郵用三年男子行乎塗右女子行乎  
塗左財物之遺者民莫之舉孔叢子曰三年民又齊人聞  
作誦曰袞衣裳甫爰得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齊人聞

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并矣盍

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

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

家語於舞文馬三十駟家語作四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

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

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

且郊如致膳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

日不聽政琴操曰季桓子受女樂孔子欲諫不得退而望

魯龜山作龜山操以喻季氏若龜山之蔽魯也曰子欲望魯兮龜山蔽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

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

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

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

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孔子遂適衛年表在定十三年

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孟子曰於衛主顏離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

也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

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於

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獲罪焉居十

月去衛將適陳年表定十四年過匡顏刻為僕家語顏刻少孔子五十歲則是

時方六歲也其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琴操曰孔子

不可盡信如此子到匡郭外顏淵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貨正從此匡

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左傳定六年公侵鄭取匡往不假道

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

出自東門所云嘗暴匡人當卽此

子狀類陽虎

荀子曰仲尼之狀面如蒙俱孝經鉤命訣曰仲尼牛脣虎掌海口舌理七重白虎通曰孔子反

字拘焉五日

韓詩外傳曰簡子將殺陽虎顏淵後子曰孔子似之帶甲以圍孔子舍

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

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

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子

何家語曰孔子之宋匡人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俗者乎夫詩書之

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為

咎者則非丘之罪也命夫歌子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

知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莊子曰孔子遊於匡宋人圍

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

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

非知失也時勢適然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

者進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寰宇記曰甲

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

案甯武子魯僖公時人距此已百餘年矣

說

去卽過蒲

此下舊云月餘反乎衛

會公叔氏以蒲叛

此上舊云去陳過蒲案家

語孔子適衛路出於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而止之則非去陳時事而月餘反衛正與此下所云合也

蒲人

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爲人長

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

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鬪而死鬪甚疾蒲人懼謂孔子

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

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來

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爲不可

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

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

五人靈公曰善然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

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行佛肸

佛肸

為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左傳定十三年晉范氏中行氏奔朝歌趙簡子入絳十四

年晉人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

聞諸夫子其身親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肸親以中

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

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我豈瓠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孔

子擊磬有荷蕢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硜硜乎莫已

知也夫而已矣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孔叢

趙簡子使聘夫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家語作

子夫子將至焉犢及舜華孔叢子作鳴犢與竇犢索隱曰國語云鳴犢竇

犢或作鳴鐸華三國志注引新序曰趙簡子欲專天下

謂其相曰趙有犢犢晉有鐸鳴魯有孔丘吾殺三人者天

下可王也於是乃召犢犢鐸鳴而問政焉已而殺之使使

者聘孔子於魯以胙牛肉迎於河上使者語船人曰孔子

即上船中河必流而殺之孔子至使者致命進胙牛之肉

孔子仰天而歎曰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

美哉水乎云云



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

新序作子路

敢問何謂也孔子曰寶

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

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

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

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

尙知避之而况乎丘哉

水經注曰孔子適趙臨河不濟歎而作歌曰秋風衍兮風揚波舟楫

顛倒更相加歸來歸來胡爲斯

乃還息乎陬鄉作爲陬操以哀之

家語作

操曰榮操又名息陬操其辭曰乾澤而漁蛟龍不遊覆巢

毀卵鳳不翔留慘子心悲還原息陬孔叢子曰遂爲操曰

周道衰微禮樂遲文武既墜吾將焉歸周遊天下靡邦

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鷂眷然顧之慘然心悲巾車命駕

將適唐都黃河洋洋攸攸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鄒傷子  
道窮哀彼無辜翱翔於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  
而反乎衛主蘧伯玉家舊重出於過蒲反靈公夫人有南  
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

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

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

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答焉呂氏春秋曰孔子道彌子

瑕見釐夫人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

厭之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韓非子作

雍鉏當卽孟子所謂癰疽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

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

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

蜚雁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家語不言所適舊云復如陳朱子曰據論

語則絕糧當在此時然孔安國注問陳章曰孔子去衛如

曹曹不容又之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

故乏食可見史遷此文乃牽合論語為之孔時無此說也  
今世家去衛過曹以下其次第適與孔注合故移於此  
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左傳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

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夏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

賜多孔子去曹適宋欲使長有國而列都得之吾欲使民

無惑士竭力日月當時聖人自來官府治理為之奈何孔

子對曰丘聞之鄰國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得

之不殺無辜無釋罪人則民不惑士益之祿則皆竭力尊

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崇道貴德則聖人自來任能黜否則

官府治理宋君曰善哉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家語曰孔

案時宋景公二十七年桓魋自為石槨三年不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

愈冉子曰僕曰禮凶事不豫此何謂也乎夫子曰既死而議

諡諡定而卜葬既葬而立廟皆臣子之事非所豫屬也况自為之哉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

拔其樹孔子去服而過宋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

德於子桓魋其如子何案孔安國謂之宋遭匡人之難似並以匡為宋地而孔子匡人其如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予何之語復與此語類恐或然也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臯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

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

喪家之狗然哉然哉案孔注無適鄭之文疑此當在三

不似早年語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孟子曰是時

所未詳矣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孔子當既主

司城貞子為陳侯周歲餘孔叢子曰陳惠公大城因起

人又執三監吏夫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

夫子曰美哉斯臺自古聖王之為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

能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而退遂竊赦所執吏既而見夫

子問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答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

六州之眾各以子道來故區區之臺未及期日而已成矣

何戮之有乎夫以少少之眾而能立大大之功唯君爾○

案此不似聖人語且吳夫差伐陳左傳哀取三邑而去注孔

然則絕釋與阨陳蔡恐非一事也趙鞅伐朝歌楚圍蔡蔡

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似指此時也趙鞅伐朝歌楚圍蔡蔡

遷于吳吳敗越王句踐並在哀墮會稽舊在對季桓子得

骨節專車家語作獲巨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

曰禹致羣神家語作臣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

骨一節專車

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

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

骨一節專車

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

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

骨一節專車

節專車此爲大矣吳客曰誰爲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

綱紀天下其守爲神社稷爲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

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國語家語罔並作芒守封禺之山爲釐姓

國語家語釐並作漆在虞夏商爲汪罔於周爲長翟今謂之大人客

曰人長幾何仲尼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

之數之極也於是吳客曰善哉聖人有隼集於陳廷而死

楛矢貫之石弩矢長尺有咫陳潛公國語家語並作惠公誤使使問

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

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

貢楛矢石弩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

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分異姓以遠

方職使無忘服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孔

子居陳三歲

舊云會晉楚爭疆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在簡進取

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陳過蒲案吳侵陳即上取三邑事歸與之歎復與下重出過蒲之事又與上去衛重出必誤

也今

夏衛靈公卒

左傳哀二年

立孫輒是為衛出公六月趙鞅

丙太子蒯聵于戚陽虎使太子統八人衰經偽自衛迎者

哭而入遂居焉冬蔡遷于州來

蔡世家是年孔子如蔡異是歲當作魯

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齊助衛圍戚以衛太子蒯聵

在故也夏魯桓釐廟燔南宮敬叔救火孔子在陳聞之曰

災必於桓釐廟乎已而果然

家語曰孔子在陳陳侯就之燕焉子遊行路之人云魯司

鐸災及宗廟以告孔子子曰所及者其桓僖之廟陳侯曰何以知之子曰桓僖之親盡矣父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

魯不毀是以天災加之三日魯使至問焉則桓僖也陳侯謂子貢曰吾乃今知聖人之可貴對曰君之知之可矣未

若專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

秋季桓子病曰無死南孺子之疾命正常

也告而立之可也

輦而見魯城喟然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

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卽死若必

相魯相魯必名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

家語曰季桓子死魯

大夫朝服而弔子游問於孔子曰禮乎夫子不答他日又問夫子曰始死則以羔裘元冠者易之而已汝何疑焉又

曰季桓子喪康子練而無衰子游問於孔子曰既服練已服可以除衰乎孔子曰無衰衣不以見賓何以除焉

葬左傳曰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公使其劉

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名正常正常不反欲名仲尼

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

能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名而可曰必名冉求於

是使使名冉求

此事不見他書而季桓子謂康子我死若必相魯與命正常之語不合又冉有從於

陳蔡且從居衛有夫子爲衛君之問乃此後三四年事疑歸魯非實也

冉求將行孔子曰魯

人名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

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贛知孔子

思歸送冉求因誠曰卽用以孔子爲招云年表哀三年冉

求既去明年哀四孔子自陳遷於蔡論語隱義曰孔子之

盜孔子一隻屨去置屨於受盜家蔡昭公將如吳吳召之

也前昭公欺其臣遷州來後將往大夫懼復遷公孫翩射

殺昭公楚侵蔡左傳六月辛丑亳社災案哀公問社於宰

云既往秋齊景公卒明年據左傳當作明年秋孔子自蔡

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邇他日葉公問孔子

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子聞之曰由爾何不對曰其爲人學

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

爾去葉反于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爲隱者使子路

問津焉長沮曰彼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

丘與曰然曰是知津矣桀溺謂子路曰子爲誰曰爲仲由



曰子孔丘之徒與曰然桀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誰  
以易之且與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  
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天下有  
道丘不與易也他日子路行遇荷蓀丈人曰子見夫子乎  
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  
以告孔子曰隱者也復往則亡孔子遷於蔡三歲

哀六年吳

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

孔子使弟子曰孔

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宰予以遺孔子焉宰子曰夫  
子無以此爲也自臣侍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  
違仁貴義尙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爲積不合則去  
退無吝心妻不服緜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  
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爲夫子也若夫觀目之  
麗靡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王曰  
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  
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徒步以  
朝固猶爲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貺乎王曰乃今而後知孔  
子之德也宰予歸以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

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子之言行事之實也夫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

實何稱乎是賜之也楚使人聘孔子孔叢子曰楚王使使奉金幣聘夫子宰子冉有

曰夫子之道至是行矣遂請見問夫子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與許由之賢夫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

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無文王之君也雖有太公孰能識之乃歌曰大道隱兮禮為基賢人竄兮將待時天

下如一孔子將往拜禮檀弓曰有子曰昔夫子失魯司寇欲何之孔子將往拜禮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

冉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

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

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

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案是時蔡遷州來故蔡新蔡盡已屬楚而陳一

縣於莊再滅於靈雖平王復封其故地之入楚者固已多矣然則陳蔡之間即楚地而所謂陳蔡大夫者疑即楚之

縣大夫如棄疾稱蔡公穿封戌稱陳公之類恐夫子見用短之於王故陰發徒役託為外盜沮之使不得前耳不然各

君其國孔子雖用楚不能治及陳蔡之大夫何危之有乎孟子曰君子之阨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正言其君

臣不皆同志如所謂無人乎穆公之側無人乎絕糧論曰

孔子能方不能圓故饑於黎從者病莫能與孔子講誦弦

歌不衰韓詩外傳曰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即三經之席七

說苑曰孔子歌兩柱之間莊子曰左子路慍見曰君子亦

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家語曰子路入

禮乎孔子弗應曲終而曰由來吾語汝君子好樂為無驕

也小人好樂為無懾也其誰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

路悅援戚而舞三終而出莊子曰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

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

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

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

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

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屹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

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

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案此則歲

寒松柏之語在此時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子為多學而識之者

與曰然非與孔子曰非也子一以貫之時語孔子知弟

子有愠心

弟子傳曰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從在陳蔡間困問行

乃名子路而問曰

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路曰

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

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

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

家語又有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

道立德不以窮困而敗節語

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

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

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

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修其道

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為

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

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

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  
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  
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  
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於是

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

家語曰明日免於厄子貢

執轡曰二子從夫子而遭此難也其弗忘矣孔子曰善惡何也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子從丘者皆幸也吾聞之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庸知其非激憤厲志之始於是乎在荀子曰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  
吳·僚注云九月時也家語曰孔子之楚而有斂者而獻魚焉孔子不受斂者曰天暑市遠無所鬻也思慮棄之糞壤不如獻之君子故敢以進焉於是夫子再拜受之使弟子掃地將以享祭門人曰彼將棄之而夫子以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諸惜其腐餽而欲以務施者仁人之偶也惡有受仁人之饋而無祭者乎又曰楚昭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怪之使使聘於魯問於孔子子曰此所謂萍實者可剖而食之吉祥也唯霸者爲能獲焉使者返王遂食之大美久之使來以告魯大夫大夫因子游問曰夫子何以知其然曰吾昔之鄭過

平陳之野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是楚王之應也吾是以知之○案此正在楚時事觀之鄭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過陳之語可見

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

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

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

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

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

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

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弟子傳曰孔子之所嚴事於楚老萊子其秋楚昭王卒

于城父左傳曰是歲也有雲如眾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富王身乎若祭之

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祭初昭

王有疾卜曰河為崇王曰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天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楚陳

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天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楚陳

世家並云楚昭王卒於城父時孔子在陳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

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兮來者猶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

從政者殆而莊子曰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

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世

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

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

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

弗得與之言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

三而魯哀公六年也莊子曰孔子西游於衛顏淵問師金

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

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齊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

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今而夫子取先王已陳芻狗  
取弟子游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  
困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勞而無功身必  
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惜乎而夫子  
其窮其明年哀七吳與魯會繪徵百牢太宰嚭名季康子

康子使子貢往然後得已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是時

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為讓而孔子弟子多仕

於衛也家語曰子路治蒲請見於孔子曰邑多壯士又難治

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姦如此而加之則正不難矣又

曰子路為蒲宰為水備與其民脩溝瀆以民之勞煩若也

人與之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孔子曰汝以

見孔子曰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由不受也孔子曰汝以

民為餓也何不白於君發倉廩以賑之而私以爾食饋之

是汝明君之無惠而見己之德美矣汝速已則可不已則

汝之見罪必矣又曰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

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

至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

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

矣入其境田疇甚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

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

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言明

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

矣衛君欲得孔子為政君之問當在此時子路曰衛君

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



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孔子曰野哉由也夫名不正則言

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

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夫君子為之必

可名言之必可行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年表哀十

陳至其明年哀十冉有為季氏將師與齊戰于郎克之左

衛異曰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郟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

父御樊遲為右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

樊遲請三刻而踰之如之眾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

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師獲

甲首八十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公為與其嬖

也冉有用于於齊師故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

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

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

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名之可乎對曰欲名之

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

家語曰孔子在衛冉求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求言欲以

求治是猶卻步而欲求及前人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請以重幣迎之

季孫以告哀公從之而衛孔文子將攻太叔問策於仲尼

家語曰孔子舍

公從之

而衛孔文子將攻太叔問策於仲尼

木豈能擇鳥乎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

幣迎孔子孔子歸魯

琴操曰猗蘭操孔子所作也孔子自衛反魯幽谷之中見蘭香獨秀喟然

歎曰夫蘭當為王者香今乃與眾草為伍乃止車援琴鼓之自傷不逢時託辭於香蘭云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

于歸遠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逍遙九州無孔子之所定處時人闇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孔子之

去魯斥乎齊

此語與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三句舊文不合

移凡十四歲而反乎魯

論衡曰孔子周流遊說七十餘魯國新論曰仲尼栖栖突不暇黔魯

哀公問政

家語曰孔子既至舍哀公館焉公自階孔子賓階升堂立侍公問儒行對曰政在

選臣

家語作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則枉者直康子

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左傳十一年冬季

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

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

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

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夏五月昭夫人孟季孫問諸仲

弗適季氏季氏不挽放經而拜冬十二月孟季孫問諸仲

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子孔叢

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子孔叢

哀公使以幣如衛迎夫子而卒不能賞用也故夫子作丘

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剝施其阪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逃

不復自嬰屯蹇唱然迴慮題彼泰山鬱確其高梁甫迴連

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茲蔓延惟以永歎涕實

援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

迹三代之禮序書傳孔叢子曰孔子曰書之於事也遠而

不詔吾於高宗彤日見德有報之疾也苟由其道致其仁

則遠方歸志而致其敬焉吾於洪範見君子之道忍言人

之惡而質人之美也發乎中而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穆

編次其事尚書緯曰孔子求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

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而定近可以

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  
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 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

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殷夏

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

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叢子曰子夏問書大義子曰吾於帝典

見堯舜之聖焉於大禹臯陶謨益稷見禹稷臯陶之忠勤

功勳焉於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

禹貢可以觀事臯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秦

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通斯七者則

書之大義舉矣孔子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縱之純如

皦如繹如也以成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

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

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家語曰孔子曰小辯害義小言破道關雎興於鳥而

君子美之取其雄雌之有別鹿鳴興於獸而君子大之文

取其得食而相呼若以鳥獸之名嫌之固不可行也

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

合韶武雅頌之音孔叢子曰周南名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

於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也於淇澳見學之可以為

君子也於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於木瓜見包且之

禮行也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於蟋蟀見陶唐儉

德之大也於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於七月見豳公之

所造周也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於狼跋見周

公之遠志所以為聖也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於彤弓

見有功之必報也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於節南山見

忠臣之憂世也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於四月見孝子

之思祭也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於采芣

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家語曰孔子曰吾於甘棠見

宗廟之敬也甚矣思其人必愛其樹尊其人必敬其位道

也鹽鐵論曰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而欲得之各

反其本復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

諸古而已

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

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抱朴子曰有古強者云孔子嘗勸

編三絕鐵撻三折今乃大悟家語曰孔子讀易至於損益

唱然而歎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歎焉孔子曰夫自損者

必有之益之自益者必有決之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  
 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  
 志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也子夏曰商請  
 有不平之狀子張進曰師聞卜者得賁卦吉也而夫子之  
 色有不平何也孔子曰非正色之卦也夫質也白宜正白  
 黑宜正黑今得賁非吾兆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雕何也  
 質有餘不受飾故也孔子以詩書禮

**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呂氏春秋

流海內再干世主如齊至衛所見八十餘君委贄為弟子  
 者三千人達徒七十人七十人者萬乘之主得一人用可  
 為師淮南子曰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  
 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教之所成也家語曰衛將軍文子問  
 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而道之以孝  
 悌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  
 堂者七十餘人其孰為賢子貢曰夫子之門人蓋有三千  
 就焉賜有逮及焉未逮及焉故不得徧知以告也文子曰  
 吾子所及者請問其行子貢對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詩崇  
 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貧如客使其臣  
 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不畏強禦  
 不侮矜寡其言循信其都富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  
 文不勝質恭老恤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也  
 冉求之行也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摛兩君之事篤

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  
及先王難之博無不學其貌恭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  
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是不傲無告是顯孫師之行也美  
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伐不傲無告是顯孫師之行也美  
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貴之不行是澹  
之不怒苟利於民矣廉於行己其事上也以佑其行是澹  
臺滅明之行也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言  
偃之行也南宮縚之行也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禮  
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禮  
往來過之足不履影敬螫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  
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凡此諸子笑曰賜汝次爲知人矣又曰  
魯以其辭狀告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信賢於  
子曰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敏賢於丘曰子路之爲人  
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  
莊賢於丘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何爲事先生子曰  
居吾語汝夫回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能事先生子曰  
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者之有以易吾弗與  
也此所以事吾而弗貳也又曰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  
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里  
語云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廢矣以容取人則失之子  
羽以辭取人則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處  
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處  
賜也說不若己者處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

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

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眾

尚書大傳曰謚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孔子曰吾有四友

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

之士日至是非奔轅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

先後乎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晏子曰

仲尼居處惰倦廉隅不正則季次原憲侍氣鬱而疾志意

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厚則顏回騫雍侍尸子

曰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

游侍辭不辯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節孔子以四教文

小物冉伯牛侍曰吾以夫六子自勵也

行忠信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慎齊戰疾子罕言利

與命與仁不憤不啟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弗復也其於

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者

新序曰孔子在州里篤行孝道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

者得多孝以化之也是以七

其於宗廟朝廷辯辯言唯謹

爾家語曰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欷器焉夫子問於守

宿坐之器虛則敬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誠故常置



覆夫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哉子路進曰  
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  
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朝與上大夫言闇  
闇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入公門鞠躬如也趨進翼  
如也君召使儼色勃如也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魚餒肉敗  
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是  
日哭則不歌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三人行必得我師  
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使人歌善則使復之然後和之子不語怪力亂神子貢曰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  
也已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  
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  
既竭我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蔑由也已達巷黨人

童子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曰我何執執

御乎執射乎我執御矣家語曰孔子觀於鄉射退而與門人習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

牆焉試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解而語牢日子云不試故

藝魯哀公十四年孔子七十一歲時伯魚卒三年矣春狩大野叔孫氏車

子鉏商獲獸以為不祥家語曰折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為不祥棄之於郭外仲尼

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公羊傳曰

有以告者曰有麇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顏淵死孔子曰天喪

予案弟子傳顏回少孔子三十歲蚤死其卒當在伯魚之後獲麟之前年約四十家語以為三十二蚤死與論語

不合家語曰顏回死魯定公弔焉使人訪於孔子孔子對曰凡在封內皆臣子也禮公弔其臣升自東階向戶而哭

其恩賜之施不有竿也○案定公當作哀公檀弓曰顏淵之喪饋禘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及西

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孔叢子曰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兮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

憂喟然歎曰莫知我夫子貢曰何為莫知子子曰不怨天

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平不降其志不辱其身  
伯夷叔齊乎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謂虞仲夷逸隱  
居放言行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子曰弗  
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  
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儒林傳曰仲尼千七十餘  
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十二諸侯表序曰孔子明王道  
千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與於魯而  
次春秋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  
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為之傳共為  
表裏○案据此則孔子是年復適周春秋是年五月庚申  
朔日有食之而曾子問孔子有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  
楹日有食語當在此時闕百詩江慎修並以昭二十四年  
五月日食為孔子適周之證不知孟僖子卒於二月日食  
卽在五月二子無便來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  
學禮且俱適周之理也公据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  
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

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

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

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

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春秋感精符曰孔子受端門之命制

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弟子受春秋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弟子受春秋表序曰七

十子之徒口授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

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

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孔子曰後

孝經鉤命訣曰孔子以春秋屬商孝經屬參

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家語曰齊太史子

而謂南宮敬叔曰孔子生於衰周先王典籍錯亂無紀而

乃論百家之遺記考正其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述

書定禮理樂制作春秋讚明易道垂訓後嗣以為法式其

文德著矣然凡所教誨束脩以上三千餘人或者天將欲

與素王之乎夫何其盛也子貢聞之以告孔子曰豈

若是哉亂而治之滯而起之自吾志天何與焉○孔子曰豈

月壬午齊陳恆弑其君于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

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弑

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明歲

公曰左傳春成于齊孔叢子孟懿子卒武伯嗣武伯問孔

子曰如之何孔子曰武伯執之訪於子路死於衛弟待之

三旬果自歸孟氏武伯將執焉於子路氏之豎渾良夫私納

孔子九歲時年六十三左傳冬衛孔氏之豎渾良夫私納

入遇子羔將出門已矣弗及踐其難季子曰食焉

不避其難子羔遂出子路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子聞之必

或繼之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子聞之必

下石乞孟厲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

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

莊公家語曰季羔為衛之士師則謂季羔曰彼有缺季

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別者守門焉謂季羔曰彼有缺季

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公羊傳曰子路死子曰噫天視子案孝經援神契孔子七十二歲語曾子著考

經在此年孝經鉤命訣曰孔子病哀公使醫視之醫曰居

處飲食何如子曰丘春居葛籠夏居密楊秋不風冬不煬

飲食不饋飲酒不醉醫曰是良醫也御覽引莊子曰孔子

病子貢出卜孔子曰子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齋飲

食若祭吾卜之久矣論衡曰孔子病商瞿出卜期日中孔

子曰取書來比至日中何事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遙

於門曰賜汝來何其晚也孔子因歎歌曰泰山壞乎梁柱

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

宗子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般人兩柱間昨暮子夢

坐奠兩楹之間予殆般人也後七日卒孔子年七十三

日時年七十二據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

公穀當作七十四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家語曰孔子之喪公西赤掌殯葬焉合以疎米三具襲

紼衣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珮象環徑五寸而

般也綢練設旒夏也兼用三王禮所以尊師且備古也設崇

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憇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

斃斃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母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

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

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孔子葬

魯城北泗上檀弓曰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

何觀焉昔者夫子之言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防者

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

謂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尙行夫子之志乎哉白虎

通曰孔子卒受魯君璜玉葬郭之北泗水爲之卻流家語

曰藏入地不及泉而封爲偃斧之形高四尺弟子皆服三

年檀弓曰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

無服又曰孔子之喪二三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

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孟子

曰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

曾子曾子不可案弟子傳有若少孔子十三歲子夏少四

十四歲孔子游少四十五歲曾子少四十六歲子張少四十八歲是孔子卒時有若六十子夏二十九年長以倍則父事之游夏之

徒亦非無見也弟子傳又謂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

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

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己而果雨弟子問曰

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

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

為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

當有五丈夫子己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

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弟子及魯人往從冢

之座也案此則因孟子而失之者耳

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

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

頃皇覽曰孔子冢去城一里塋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西

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飯甃為祠壇方六尺與地

平本無祠堂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

其樹者民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其

樹柞粉雜離女貞五味兔檀之樹

孔子塋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

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孔安國尚書序



曰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

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孔子生鯉字伯魚檀弓曰

每死期而猶哭孔子聞之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家語曰孔子謂伯魚曰吾聞可以與人終日不倦者其唯

學乎故君子不可以不學其容不可以不伯魚年五十先

孔子卒並大小相望也又弟子傳有孔忠家語曰孔忠字

子蔑又曰孔子兄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過蔑

問曰自汝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孔

子不悅又曰孔蔑問行己之伯魚生伋字子思夫子叢子曰

道云云蔑當即孟皮之子也伯魚生伋字子思夫子叢子曰

喟然而歎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羨堯舜

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於

進瞻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  
優矣世不廢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六適宋大夫樂湖  
業其克昌乎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為上而乃故作  
與之言學曰亦繁乎子思曰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  
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

甚也樂朔不悅為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傳矣今君何似之

宋君聞之待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困於羗里

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

反衛魯穆公欲相子思子思不願並見孔叢子齊年六十

二哀公十二年又十五年哀公卒歷悼公三十七年元公

矣六國表齊宣公四十九年伐衛取母丘當魯穆公元年

疑卽孟子所謂子思居於衛有齊寇者則其年當八十餘

卒與縣子論舊君無服之義考穆公三子思生白漢書穆公

子檀弓曰君子之喪出母乎曰然子之問諸子思曰昔者

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出母乎曰然子之問諸子思曰昔者

則從而汙伋則安能為伋也妻者失道為白也母不為伋也

曰子思之母死何為哭於衛赴於孔氏之廟乎遂哭於廟門人至曰庶

倫之至不為哭於孔氏之廟乎遂哭於廟門人至曰庶

矣孔叢子曰致其材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

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

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又何請又曰子思在魯使以書如衛問子上然則子思嘗家於衛適

出母者乃生母非七出歟 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

楚王名不赴 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 漢書作子真

魏相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 孫龍會平原君家論白馬

非白馬至於臧三耳平原君謂公孫龍曰君無復與孔子

高辨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終必受誣又嘗見齊

王諫車裂之刑稱管穆可為臨淄宰任司馬又為將於齊

與燕戰而敗又有與魏王信陵君問答語並見孔叢子

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 漢書作順 闕里考曰嘗為魏相 孔

子曰魏王遣使奉金帛聘子順為相 魏王郊迎問理國之

所先子順對以當今所急在修仁尚義崇德敦禮以接鄰

國魏王使連和於趙有與趙王問答語嘗言宮他於魏王

而升諸朝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

相魏凡九月陳大計輒不用退而以病致事人謂子順曰

子其行乎答曰吾將之山東則山東之國將并於秦秦為

不義義所不入遂寢於家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年五十

士子順曰世無其人抑可以為次其魯仲連乎 年五十

七子慎生鮒 稱孔叢子曰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

七子慎生鮒 稱孔叢子曰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

七子慎生鮒 稱孔叢子曰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

七子慎生鮒 稱孔叢子曰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

七子慎生鮒 稱孔叢子曰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

七子慎生鮒 稱孔叢子曰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

七子慎生鮒 稱孔叢子曰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

七子慎生鮒 稱孔叢子曰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

七子慎生鮒 稱孔叢子曰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

七子慎生鮒 稱孔叢子曰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

七子慎生鮒 稱孔叢子曰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

七子慎生鮒 稱孔叢子曰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

七子慎生鮒 稱孔叢子曰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

七子慎生鮒 稱孔叢子曰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

七子慎生鮒 稱孔叢子曰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

七子慎生鮒 稱孔叢子曰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

七子慎生鮒 稱孔叢子曰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

七子慎生鮒 稱孔叢子曰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

七子慎生鮒 稱孔叢子曰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

七子慎生鮒 稱孔叢子曰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

七子慎生鮒 稱孔叢子曰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

七子慎生鮒 稱孔叢子曰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

七子慎生鮒 稱孔叢子曰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

七子慎生鮒 稱孔叢子曰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

七子慎生鮒 稱孔叢子曰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

七子慎生鮒 稱孔叢子曰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

七子慎生鮒 稱孔叢子曰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

七子慎生鮒 稱孔叢子曰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

七子慎生鮒 稱孔叢子曰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

七子慎生鮒 稱孔叢子曰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

七子慎生鮒 稱孔叢子曰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

七子慎生鮒 稱孔叢子曰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

七子慎生鮒 稱孔叢子曰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

七子慎生鮒 稱孔叢子曰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

七子慎生鮒 稱孔叢子曰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

七子慎生鮒 稱孔叢子曰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

七子慎生鮒 稱孔叢子曰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

七子慎生鮒 稱孔叢子曰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

七子慎生鮒 稱孔叢子曰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

七子慎生鮒 稱孔叢子曰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

七子慎生鮒 稱孔叢子曰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

七子慎生鮒 稱孔叢子曰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

七子慎生鮒 稱孔叢子曰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

七子慎生鮒 稱孔叢子曰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

七子慎生鮒 稱孔叢子曰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

七子慎生鮒 稱孔叢子曰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

然獨樂先王之道講習不倦陳餘謂子魚曰顧有可懼者必或

之籍而子為書籍之主其危矣子魚曰顧有可懼者必或

求天下之書焚之書不出則有禍吾為陳王涉博士孔叢

將先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耳魚懼走會陳勝吳

子魚居衛與張耳陳餘善秦滅魏求耳魚懼走會陳勝吳

廣起兵於陳餘謂陳王曰定天下莫若師賢而友智孔子

之孫今在魏居亂世能正其身修其祖業通材足以幹天

下博知足以慮未形必宗此人天下無敵矣陳王大悅遣

使齋金帛車三乘聘焉尊死於陳下孔叢子曰陳王涉使

以博士為太師諮度焉亂也輕之而不設備太師屢

使章邯拒之陳王以秦國之亂也遂進兵擊陳王師大敗博

諫弗聽周章果敗而無後救邯遂進兵擊陳王師大敗博

士凡仕六旬老於陳將沒戒其弟子曰魯天下有仁義之

國也戰國之世講頌不衰且先君之廟在焉吾謂叔孫通

處濁世而清其身學儒術而知權變是年五十七曰關志考

今師也宗於有道必有令圖歸必事焉家語云孔騰字子

隨字子孫或云元弟子襄襄長秦法峻急裁尚書考經論

語其子孫失考元弟子襄襄長秦法峻急裁尚書考經論

尹敏傳以為孔鮒藏之嘗為孝惠皇帝博士遷為長沙

太守漢書作長九尺六寸年五十七子襄生忠曰書凡百

篇及秦禁學孔子之末孫惠壁藏之案惠當即忠闕里考

曰忠字子貞該通六藝有高尙之志文帝時徵為博士

年五十七

案子慎以下壽俱

忠生武

闕里考曰字子

武生

延年

闕里考曰博覽羣書武帝時為博士轉太傅遷大

將軍年七十一漢書曰延年霸字次孺霸生光及

安國

漢書作忠生武及安國闕里考

安國為今皇帝博士

漢書儒林傳曰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因

立於學官安國為諫大夫授都至臨淮太守蚤卒

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

詩於申培公受尚書於伏生年四十為諫議大夫事漢武

帝為侍中後自博士遷臨淮太守六年以病免年六十卒

亦與安國生印闕里考曰為印生驩至宏農太守精春秋

三傳著公羊穀梁訓詁

弟衍亦成帝時博士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

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

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

至於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

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卷之四

七

七

敘

孟子事蹟史傳殊多疏略以七篇證之其有年可考者惟見惠王及伐燕二事耳然且先梁先齊或宣或湣紛紛者迄無定論况其他乎北堂書鈔引孟軻傳云軻字子輿勤學不息師事孔子遂成天下名儒而史傳無此文則唐以前已有爲孟子別傳者今不可得而見矣元吳萊嘗本史記刪荀卿鄒衍以下諸子爲孟子列傳吳迂又撰孟子年譜今皆不傳明史鶚撰有孟子年表多取氏譜之說於七篇不無所違嗣是季本有孟子事蹟圖譜譚貞默有孟子編年閻若璩有孟子生卒年月考任兆麟有孟子時事略任啟運有孟子考略大抵皆主七篇爲說而望經單測均無左證故其說終莫能同也春溥前輯孟子時事年表首

三二友傳卷之二  
據竹書旁叅眾說考時事之遠近證遊歷之後先後說論  
之詳矣茲乃薈萃百家編而次之竊仿史公組織論語之  
例取內外篇錯綜其中與前表相爲表裏主述舊聞靡敢  
妄作將以質後之君子俾考按正其失焉道光六年丙戌  
春二月閩中林春溥謹識



孟子列傳纂

孟子名軻字子車

見孔叢子及王肅聖證論

一字子輿

見文選注鄒人魯公

族孟孫氏之後也

見趙氏章句題辭

父激名公宜

字母仇氏見風俗通

仇音掌元張頴孟母墓碑記云舊鄒公墳廟碑言母氏李未知何據

夢神人乘雲攀龍鳳自

泰山來將止嶧凝視久之忽見片雲墜而寤時閭巷皆見

五色雲覆孟氏居而孟子生焉

見春秋演孔圖

時周烈王四年四

月二日也

從孟衍泰三遷志

孟子三歲喪父母有賢德始舍近墓

孟子嬉戲為墓間事踊躍築埋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

去舍市其嬉戲為賈衞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徙舍學

宮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

遂居之

見列女傳○韓詩外傳曰孟子幼時東家殺豚孟

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

孟子少時誦

孟子列傳纂

母方織孟子輟然中止乃復進母知其誼也引刀裂其織

以此戒之自後不復誼矣

見韓詩外傳

十五歲就學於魯見聖志

受業子思之門人

見史本傳○孟子外書曰子思之子曰子上軻嘗學焉

及長既娶

三遷志曰孟子娶田氏生仲子

將入私室見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

去不入婦辭母求去母名孟子謂之曰夫禮將入門問孰

存所以致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

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禮於人不亦遠乎孟

子謝遂留其婦

見列女傳

道既通弟子日進於是樂正子春年

九十矣使其孫克學於孟子告之曰昔者聖人之門顏子

以仁曾子以孝子路以勇伯顛以智各以所得聞於天下

傳於後世汝往矣庶幾其有一得乎孟子遊於莒有曾子

講堂焉孟子登堂彈琴而歌二三子和之莒父老曰久矣

夫不聞此音也聖人之徒也

見外書

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

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

侯東面朝齊

史本傳

獨孟子不屈道趣合枉尺以直尋

風俗通

周顯王四十七年梁惠王數敗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

者於是孟子至梁

時惠王後元十四年乃與楚將昭陽戰敗之明年也史記以爲惠王三十五年

至梁

年五十一矣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

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

遠千里辱幸至敝邑之廷將何以利吾國孟子曰君不可

以言利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

爭利國則危矣爲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爲

見魏世家

惠王

曰先君用李悝盡地利至於今賴之孟子曰古者莫善於

勤地有餘利則民有餘地無餘利則君有餘損下以益上

非古也

見外書

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闕於事情

見本傳

其年秦攻梁取曲沃平周

見六國表

惠王問曰先生何以

禦之孟子曰昔太王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玉帛不可太

王不欲傷其民乃去邠之岐今王奚不去梁乎惠王不悅

見新論

後三年惠王卒

從竹書紀年

子襄王立孟子見襄王出語

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他日王問戰於

孟子孟子曰戰危事也臣未之聞也乃去梁襄王追之及

諸東桑孟子曰為吾謝梁王勿忘先王之禮遇也再拜登

車而去

見外書

時齊宣王方立稷下宮招致賢士遂適齊

論○列女傳曰孟子道既通值梁招賢乃至梁既而去梁適齊齊王以為上卿此為實錄史以為先齊後梁亦誤

三見宣王而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

見荀子

宣王尊禮焉

孟子以王足用為善因奉母就養於齊門人問曰夫子當

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以齊王猶反手也曰如此則動心否乎曰否我四十不動心一日說宣王而不悅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悅意者其未知善之爲善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孟子曰夫電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見韓詩外傳退有憂色擁楹而歎母問之對曰軻聞君子稱身而正位不爲苟得而貪祿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母曰婦人無專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禮也今子成人也而吾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子何憂乎媿列未幾母卒門弟子各治其事陳臻治貨季孫郊治車咸丘蒙治器萬章治綬充虞治櫬公都或治饌陳代治

牲樂正克治儀公孫丑治賓客孟子三日不食哭不止門

弟子請曰古者五十不毀孟子曰五十也乎哉吾母死吾

猶孺子也<sub>見外</sub> 孟子自齊葬於魯居喪三年而魯平公

棄墨而歸儒<sub>見外</sub> 孟子自齊葬於魯居喪三年而魯平公

初立欲使樂正克爲政克備道孟子於平公曰孟子私淑

仲尼其德輔世長民其道發政施仁君何爲不見乎<sub>見廣文選</sub>

平公將見孟子嬖人臧倉沮曰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

後喪踰前喪君何見焉公曰諾遂不果孟子反於齊年五

十九齊宣王以爲客卿會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國大

亂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歟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

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宣王乃遣章子將五都之兵因

北地之眾以伐燕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噲子

之皆死

見戰國策

宣王問曰取燕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

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

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王卒取之於是趙與

楚魏皆欲伐齊而存燕

見戰國策

孟子勸王出令反燕旄倪止

其重器謀於燕器置君而後去之則兵猶可止不聽後二

年燕人果畔立太子平爲王

是爲昭王

王曰吾甚慙於孟子陳

賈爲王見孟子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

曰然曰然則聖人且有過歟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

之過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

之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退而歎曰無惑乎王之不智也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

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於

是致爲臣而去王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又  
餽兼金一百皆不受王驩餞於犖門再舉觴孟子辭而去  
驩曰夫子盍賦詩孟子曰子大夫欲我賦詩乎不曰堅乎  
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宿於晝王蠋見曰夫子何  
以久於齊也孟子曰久於齊非我志也蠋曰我固知非夫  
子之志也齊王外好善而心不好夫子去國亂將至矣外  
書然孟子三宿出晝遲遲吾行猶庶幾王之一悟過之一  
改也曰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顧天未  
欲平治天下耳將適宋先是張儀爲秦欺楚絕齊許獻商  
於之地六百里及齊交絕而弗與地楚使屈匄伐秦秦魏  
章大敗楚師於丹陽虜屈匄取漢中楚又悉兵襲秦秦敗  
之藍田事與燕昭之立俱在周赧王三年見史記而宋輕將之楚孟子遇之石



丘

孟子疏云石丘宋地

曰先王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

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孟子曰說

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孟子曰先生以利說秦楚

之王不若以仁義說秦楚之王也至宋宋偃稱王

時稱王七年

欲霸天下其臣戴盈之問曰吾欲什一去關市之征然今

未能也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孟子曰如其非

道斯速已矣何待來年齊攻宋宋使臧子索救於楚楚王

許救而卒不至齊因拔宋五城

見戰國策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

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孟子曰宋亦不行

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

齊楚雖大何畏焉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

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時戴不勝嘗言善士薛居

州於王使居王所然國有孟子而不知孟子卒困於宋見鹽

鐵將有遠行宋人餽金七十鎰孟子受之之薛絕糧見風俗通

有戒心田嬰餽金五十鎰時田嬰封薛已十一年矣爲兵備孟子因得

反鄒蓋年六十二矣鄒繆公問政於孟子曰爲政奚先孟

子曰省刑罰薄稅斂非是則無所爲政也孟子旣老於鄒

燕昭王使樂閑迎之不往或問曰夫子何以不往孟子曰

以吾愛齊王之知是以不往也且燕王霸才也亦非王天

下之主也覲外其後滕定公卒文公使其傅然友來問喪

禮於是始行三年之喪已而聘孟子至滕館之上宮問爲

國孟子曰昔者賢君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夏后氏五十

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然治

地莫善於助子其力行之文公乃使畢戰爲井地問孟子  
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  
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文公行之然滕國小而間齊  
楚難與有爲而當時大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  
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  
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見本傳周赧王二十  
六年正月十五日冬至孟子卒年八十四見孟氏譜鄒人因哭  
孟子而廢賀冬至之禮遂以成俗見古碑葬四基山見孟氏譜



孟子外書

補證

咸豐甲寅柏山房刊

蘇子水書

蘇

子

水

書

蘇

子

孟子外書補證序

古書之亡者多矣其亡也後人以不見爲恨其出也後人又以後見爲疑疑之不已一唱而百和焉則其書將終亡矣孟子外書四篇趙氏謂其不能洪深不與內篇相似疑爲依託則其存亡宜無足重而王伯厚困學紀聞劉昌詩蘆浦筆記乃眷眷於是孫奕示兒編云昔嘗聞前輩於館閣中親見之直如斷珪碎璧不勝寶貴者今麻沙附刊四篇具在馬氏廷鸞序而存之姚氏士粦得自濟南胡氏震亨識其緣起雖以涪翁親受業於朱子之門亦不敢輕議誠幸其得見也浦少讀趙注未見外書晚得綿州李氏函海一書始得見姚本而讀之乃知趙氏所言爲不誣然其中實有可採者因博引傳記爲之旁證而此外尙有逸文

最後會稽孟君經國以所輯閑道集見示其外書率同姚  
本惟爲正多其九章則逸文往往在焉詢所自來蓋孟氏  
世傳北宋本也茲刻一仍姚本之舊爲正殘闕則以孟本  
依次補之加圈別之旁證亦同此例末附孟君答書以示  
傳信至後人指其僞迹有八驗三證之疑亦一一爲之辨  
正於後云咸豐二年八月晦日三山林春溥敘



原序

坊間有四家孟子注曰揚子雲也韓文公也李習之也熙時子也中興史志以爲依託信也然三家者依託而熙時子非依託也乃熙時子依託三家也熙時子者誰相傳卽公非先生劉貢父也貢父因李泰伯不喜孟子爲此以示之也注中往往用泰伯語也熙時者曉然也讒也越絕參同契之流也孟子外書四篇趙臺卿不取也故不顯於世賴四家注附刊於後而熙時子且注之也是以傳也則熙時子之功不淺也四家注依託不足傳而孟子外書四篇不可不傳也遂序而存之也碧梧老人馬廷鸞書

附錄

麻沙新刊四家孟子注僞作無疑也至其附外書四篇

頗有精義且流傳已久似非全僞者先師夢奠無從就

正耿耿於懷莫能自決云涪翁晏淵謹記

淵四川涪州人朱子門人

孟子題辭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爲正予鄉  
新喻謝氏多藏古書有性善辨一帙則知與文說孝經  
爲正是謂四篇右蘆浦筆記一條

吾友叔祥客濟南得孟子外書見寄惜第四篇爲正殘  
闕不全真秘冊也案劉昌詩筆記云新喻謝氏多藏古  
書異本有性善辨一帙蓋卽是書自宋以來流傳絕少  
雖斷珪碎璧尤當寶貴之昔趙氏斥外書爲不能閎深  
與內篇弗類故其書遂不顯於世然漢時引孟子者謂  
之博文則內外篇均在博文之列何可存內而佚外哉

武原胡震亨跋

孟子外書四篇

宋 熙時子 注

閩 林春溥 補證

性善辨第一

○王充論衡曰孟子作性善篇凡十五章

孫卿子自楚至齊見孟子而論性

荀卿名況楚人避漢諱易荀為孫見奚遍反

孟子曰有善無惡天也有善有惡人也

言天之賦性但有善而無惡其

有善惡乃人後起之私

孫卿子曰有善有惡天也有善無惡人也

言性本有善惡聖人以學勝之方能有善無惡

孟子曰率天下之人而述性本

者必自此始矣

孟子曰虎狼知父子蠱蟻知君臣而況於人乎故人之性

善

○荀子性惡篇引作人之學者其性善也

今人之性不善皆失喪其性故

也

喪息浪反○荀子性惡篇引

孟子曰性善也堯舜不勝其美習不善也桀紂不勝其惡

勝平聲。○風俗通義正失篇引云：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性無不善而欲害之。○許慎淮南子注引欲上多情字，論衡本性篇引云：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水無不清而

物污之，是豈水性也哉。

曼丘不擇問於孟子曰：夫子焉學。

曼丘姓不擇名，齊人。曼音萬。○廣韻丘字下注。

曰：孟子齊有曼丘不擇。

孟子曰：魯有聖人曰孔子，曾子學於孔子。

子思學於曾子，子思孔子之孫伯魚之子也。子思之子

曰子上，軻嘗學焉，是以得聖人之傳也。

子上名白。

孟子曰：舜生於姚墟，禹生於石紐。

○史記六國表索隱引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

石紐西夷人也。

湯生於蒲，南文王生於台疆，千年一聖，猶旦暮

也。

姚墟石紐蒲南台疆並地名。○宋書臨川王義慶傳錄鮑照河清頌序引云：千載一聖，是旦暮也。又拾遺

記引云：千年一聖，謂之連步。

孟子曰：太山之高，參天入雲。

○文選江淹別賦注引。

而瞽者莫之見。

也黃河之濤衝擊如雷而聾者莫之聞也甚矣人不可

不學也

此章戒人不學而  
牆一如聾瞽也

孟子三歲而孤孟母賢攜孟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幼嬉  
戲爲墓間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我子也乃  
去舍市又嬉戲爲買街事孟母曰此亦非所以居我子  
也徙學旁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此真可以居我  
子矣

此卽世俗所傳孟母三遷事

○亦見列女傳又太平御覽引孟子曰軻少貧從母在墓間識葬埋事

又徙在市則軻知市井之利又徙在習學所遂盡識禮儀與此稍異

孟子幼誦其母方織孟子輟乃復誦母知其誼也呼而問

之曰何爲輟對曰如有失復得母乃引刀斷其織以此

戒之自後孟子不復誼矣

輟中止也誼諱也  
○亦見韓詩外傳

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

母曰何也曰踞母曰何以知之曰我親見之母曰乃汝無禮也禮不云乎將入門言必聞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今汝往燕私之室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之無禮也非婦無禮也孟子自責不敢去婦

踞列女傳作祖亦見韓詩外傳

孟子處齊爲客卿居常有憂色擁楹而歎孟母見曰子擁楹而歎若有憂色何也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正位不爲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致憂也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羶酒漿縫衣裳而已故有閭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无攸遂在中饋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幼則從乎父母嫁則從乎夫夫死

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

行乎？吾禮子何憂也。五飯稻黍稷麥菽五種之飯。幕彌筆反。亦見列女傳。

孟子遊於莒，有曾子講堂焉。孟子登堂彈琴而歌。二三子

和之。莒老父曰：「久矣夫不聞此音也。」聖人之徒也。和去聲。夫切。

吾扶切。

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飢，莫知以學愈愚。人皆知糞其田

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所欲。

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淫也？專一其性。禁止其淫。

行去聲。說苑建本篇引。

孟子謂子石曰：「卵有毛，信乎？」公孫龍字子石，趙人，為堅白同異之辨者。史記仲尼弟。

子傳公孫龍下正義引孟子曰：趙人。子石曰：「信。」孟子曰：「何為其然也？」子石

曰：「卵無毛，雞無翼。」孟子曰：「雞而烹，人可食，然則子腹亦

有雞與

此章孟子之闢邪說與音余

孟子曰筦敬仲仁故齊威公亦仁筦敬仲義故齊威公亦

義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

河廣宋威夫人所作此章言齊威公存衛亡國之德○吾

於河廣句鹽鐵論執務章引

徐辟將之秦孟子曰秦虎狼之國也子何遊焉

辟音璧徐辟

對曰山東之國無可與者蘇子來招故將必往

蘇子蘇秦也

孟子曰夫蘇子天下之至無信人也天下之大不義人

也子何交焉

夫音扶

徐辟對曰辟之祖自南州遷於邾邾

今五世矣於蘇為睦且辟蘇之自出也

南州徐國也邾邾洛陽也自出

謂蘇氏之甥

孟子曰然則姑贈子以言不約縱不連橫不為

威屈不為利疚以守子義以全子生斯可矣

縱音宗

凡十五章



文說第二

孟子曰文其說不若文其心文勝者不陋質勝者可久

徒騁才辨而文其說不若篤實好學而文其心不陋文采可觀也可久經久不敵也

孟子曰士貴立志志不立則無成

孟子曰君子為己小人為人為己者逸而泰為人者勞而

危為去聲

孟子曰人不可以不知天凡事可以對天則知天矣

孟子問於子上曰敢問聖人之教聖人謂孔子也子上曰言仁不

言暴言義不言利言禮不言邪言信不言詐此聖人之

教也

子上謂孟子曰舜之誥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

一允執厥中子其識之此心傳也識音志

公明高問於孟子曰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又云如臨

深淵如履薄冰何謂也

公明高孟子門人馮皮冰反

孟子曰君子之

學敬而已矣

孟子曰言不可不慎也言巧則天刑之言肆

或改作刻

則人害

之大雅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

此章補金人銘所未及

梁襄王問戰於孟子孟子曰戰危事也

○本句北堂書鈔引

臣未之

聞也

孟子去梁梁襄王追之及諸東桑孟子曰爲吾謝梁王勿

忘先王之禮遇也再拜登車而去

東桑地名未詳所在爲去聲

萬章從遊於牛山之上孟子喟然歎曰此齊景公流涕之

所也而其骨已朽矣萬章曰古之人何以不朽孟子曰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此之謂三不朽

古之人皆有死君子雖死而求其不死者若小人則未死而已死矣

陳仲子卒孟子誅之曰吁嗟仲子廉潔以保貞兮求名而得名兮數齊國之高士舍仲子其誰稱兮惟山高而水流千古一於陵兮吁嗟仲子名長存兮可慰於九泉兮

數舍竝上聲於音烏

靈龜隱於萊

丁氏公著云靈古蜺字萊國名後屬齊今萊州也隱居當在致為臣而去之後○丁公著

唐太常卿吳人有孟子手音一卷

孟子使人問之以書且遺之粟曰介

士也

使遺竝去聲

萬章問曰子庚何人也

子庚泄柳字

孟子曰古之高人也上不

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易曰不事王侯高尙其志

子叔問曰文王囚於羑里孔子厄於陳蔡何以繫易也

子叔

孟子門人。趙岐注亦云弟子。

孟子曰夫易憂患之書也安樂而不知

易君子吉小人凶憂患而不知易小人吉君子凶是以

君子不可以不知易也

夫音扶樂音洛

孟子去齊宿於晝王蠋請見孟子見之

蠋晝邑人請見奚逼反

王蠋

曰夫子何以久於齊也孟子曰久於齊非我志也蠋曰

我固知非夫子之志也齊王外好善而心不好夫子去

國亂將至矣蠋是以憂也孟子去數年而齊國果亂

去好聲

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及牛目羣臣請弛期太子

不許惠子諫曰昔者王季葬渦山之尾纈水齧其墓見

棺之前和文王曰先君欲見羣臣百姓矣乃出爲帳三

日後葬今先公欲小留而撫社稷故使雪甚弛期而更

爲日此文王之志也孟子曰禮也

弛緩也惠子名施濤山樂水未詳所在他

書亦有此文大同小異兩去聲更平聲○藝文類聚雪部引

### 凡十七章

### 孝經第三

孟子曰孝經者曾子傳於孔子諸弟子不得而聞也

孟子曰曾子之孝士之孝也故孔子先以事親事君立身

告之

孟子曰天子之孝文王也諸侯之孝魯釐公也卿大夫之

孝孟莊子也士之孝曾子與也庶人之孝大連小連也

魯釐公之孝無考豈以詩有壽母之文而稱之歟釐僖同少去聲

孟子曰舜生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

蔡毋氏遂曰鄭氏禮記注引之○見

坊記注隋經籍志有梁蔡毋遂孟子注九卷

孟子曰孝者順德也父子親兄弟睦夫婦和人人齊其家

而天下平矣

孟子曰樂正子春生孝也茅竄死孝也

劉氏熙曰茅竄騶大夫喪母哀毀而

死○隋經籍志載劉熙孟子注七卷文選景福殿賦騶虞承獻注引劉熙孟子注曰獻猶軒軒在物上之稱也又郭有道碑隱括足以矯時注引劉熙孟子注曰隱度也括猶量也皆未知所注何句則外書所逸者多矣

樂正子春年九十矣使其孫克學於孟子告之曰昔者聖

人之門顏子以仁曾子以孝季路以勇伯顛以智各以

所得聞於天下傳於後世汝往矣庶幾其有一得乎

氏遠曰伯顛墟木賜也

孟母之喪門弟子各治其事陳臻治貨季孫郊治車咸丘

蒙治器萬章治纒充虞治櫬公都或治饌陳代治牲樂

正克治儀公孫丑治賓客

治平

孟子三日不食哭不止

門弟子請曰古者五十不毀孟子曰五十也乎哉吾母

死吾猶孺子也記孟子居母喪之孝盡禮盡哀端子弔見之流涕自責

曰今而知聖人之道遂棄墨而歸儒端子為墨子之學者端他端反

孟子曰傳言失指圖景失形風俗通正失卷引言治者尙覈實此乃

循名責實之義景影同

梁惠王曰先王用李悝盡地利至於今賴之先王謂文侯孟子

曰非古也古莫善於勸勸者殷法雖周亦勸也地有餘

利則民有餘地無餘利則君有餘損下以益上非古也

蔡毋氏遂曰勸讀如藉陸氏德明曰與助同

孟子三見齊宣王而不言事丑子曰夫子何以三見齊王

而不言高氏誘曰丑子即公孫丑世本云齊末公子公

呂氏春秋序曰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以上荀子誘正孟子章句大略篇引

心去則無不正矣書曰格其非心

孟子去齊子敖餞於犂門

子敖王驩字程氏曾曰犂門齊南門犂力博反○後漢儒林傳

程曾字秀升作孟子章句

再舉觴孟子辭而去子敖曰夫子盍賦詩

孟子曰子大夫欲我賦詩乎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

白乎涅而不緇

磷讀如連與堅為韻白讀如裴緇讀如哉為韻四語本孔子之辭孟子以其類

詩故以為詩而賦之此章見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涅乃結反

屋廬子曰無為而治何如孟子曰有心於無為非無為也

虞舜先勞而後逸者也

屋廬子初為黃老之學故以清靜無為為問孟子恐其有流弊

也舉虞舜以告之

孟子曰矯枉不可過直

此章即不為己甚之意○後漢書朱祐景丹等傳注引作矯枉者過

其正又黨錮傳敘注引作正枉必過其直

孟子曰天下有道諸侯有王東遷以後天下無王五伯之



罪也

蔡毋氏遂曰諸侯有王鄭氏周禮注引之○見大行人注伯音霸

孟子曰有遠慮者無遺策

○文選王仲宣誄注引作計及下者無遺策

無深謀

者有敗機

○鹽鐵論刺議篇曰故謀及下者無失策舉及衆者無頓功似亦本此

孟子曰敬老愛幼推心於民天下如運掌中也

○林引

齊人伐趙桃應將問於孟子孟子曰毋嗜殺將心也勿爭

功將才也與士卒同甘苦將道也

將去聲毋音無

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

公之君不說意者未知善之爲善乎

說齊說公並音稅不說音悅

淳

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

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爲善而況君人

者也孟子曰夫雷電之起也破竹析木震驚天下而不

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

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

夫音扶卒音猝

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揖

封生高商而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莒人稱詠夫

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

之削何也

揖封生齊善歌人高商商調之高者好行竝去聲夫音扶

孟子曰不用賢

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夫

藝冬至必彫吾亦時矣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非遭

彫世者歟

藝樹藝五穀也夫音扶度徒洛反○亦見韓詩外傳

鄒衍請受業於孟子孟子曰吾老矣不能偕子遊於九州

之外也

以衍好為大言且多荒誕不經之說故孟子拒之如此

### 凡二十章

### 為正第四

孟子曰為正以心為邪以心心之所之邪正因之故君子

存心而不放

孟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堯舜之

道非遠人也人不自思之爾

○堯舜已下鹽鐵論執務章引

○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之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

見揚子法言

孟子曰人謂孟嘗君好士吾不信也

孟子言孟嘗君不過好名非真好士也好

去聲

高子問於孟仲子曰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何謂也孟

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孟子曰否不

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

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於穆音烏於乎音嗚呼

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

於詩也

扶夫音

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

舛夫道二常謂之經變謂之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乃

得爲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

夫音扶行中並去聲○亦

見韓詩外傳

邾婁繆公問政於孟子曰爲政之道奚先孟子曰省刑罰

薄稅斂愛民之政也非是則無所爲政也君其勿信佞

臣之言

○秦攻梁惠王謂孟子曰秦攻梁何以禦乎孟子對曰昔

太王居邠狄人攻之太王不欲傷其民乃去邠之岐今

王奚不去梁乎惠王不說

見劉晝新論○史本傳亦引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

王去邠

孟子過邾見邾莊公

邾國名高氏誘曰世本邾莊公名頹

孟子道性善言必

稱文王

道去聲

莊公曰聞夫子之言昭然若發矇矣

○孟子曰有道吾善者是吾賊也道吾惡者是吾師也

馬

釋史述文選註

○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

見梁書處

士傳序

孟子老於騶燕昭王使樂閒迎之孟子不往或問曰夫子

何以不往孟子曰以吾受齊王之知是以不往也且燕

王霸才也亦非王天下之主也

使王並去聲

○孟子曰紂貴爲天子而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久

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

見漢書伍被傳○史淮南王傳伍被引作紂先自絕於天下久

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苟悅漢紀亦作自絕於天下

○孟子曰今之士大夫皆罪人也逢君意以順其惡見鹽鐵論

○魯平公與齊宣王會於鳧繹樂正克道孟子於平公曰

孟子私淑仲尼其德輔世長民其道發政施仁君何為

不見乎見廣文選

○孟子曰以直矯枉若以曲何以正人見馬總意林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無好知無好勇勇知之過禍患所

遵當以仁義為本見宏明集文宣王子良與中丞孔稚圭釋惑書

舊凡八章以下闕今從會稽孟經國閑道集本補

入以圈別之凡十七章經國為孟子七十數世孫與余善嘗輯閑道集首外

書四篇按之姚本為正多其九章大抵皆旁見他書其餘字句增減間有不同注則更畧詢所從來

據云前曾過豫謁遊梁禍得諸祠右孟老人枕中秘本云其先世自北宋由鄒挾而遷汴者傳此已

二十餘世矣孟君好古不妄者故識此以為信

附錄孟經國答書

蒙詢孟子外書來歷其說甚長經國先於嘉慶甲戌至庚辰就聘申陽觀察署解館後積誠赴梁苑謁先亞

聖於遊梁祠會遇老人詢與經國同姓籍隸祥符年登大蓋有奇而無子嗣隻身居於祠右半椽促膝短褐不

完叩其世系先人曾膺顯宦品格清高言詞淹雅視籍國若舊相識者能知上古結繩之法且能空谷傳聲架

上惟劉熙釋名劉向說苑孔叢子白虎通及埤雅廣雅等數帙餘無長物不特無擔食之儲抑且半菽莫飽即

與席地而談古今詢及先亞聖外書一節曰遺稿存於吾家者已二十餘世矣經國乞借閱老人乃拆開

臥枕取有破損油紙一包內用綢絹十數層捲裹得外書一本付閱謂從前閩中丞興邦撫豫會以重價來購

先祖公云此非真買主欲留後人發刻迄傳於吾茲且二篇不給遑能繼先人志乎彼時經國尚餘傭值八十

餘金即畱寓取出傾囊而贈為備目前饗殮與身後壽具需用方擬是晚借居其室手鈔老人曰嘻爾得非真

買主乎姑持去吾待識者數十年於茲矣今爾為亞聖裔吾亦為亞聖裔爾能表章與吾表章何異惟能

不沒亞聖手澤幸矣當時經國又問此本何時所獲曰北宋時祖公由鄒挾而遷汴者翼日居停北上促之

偕行惜倉皇登程不及問老人名號迄猶耿耿然於懷所呈鈔本乃經國手書校對更番竝未錯訛隻字其傳自

何代老人亦  
未盡悉也



外書考

風俗通義窮通卷曰孟子序詩書仲尼之意作書中外十  
一篇

章句題辭曰孟子著書七篇史記本傳亦云七篇又爲外書四篇性

善辯文說孝經爲正其文不能洪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

孟子本真後世依放而託之者也

疏曰凡此外書四篇趙岐不尙以故非之漢中劉歆九種

孟子有十一卷漢藝文志亦云十一篇時合此四篇

困學紀聞曰漢七略所錄若齊論之問王知道孟子之外

書四篇今皆無傳

孫奕履齋示兒編曰昔嘗聞前輩有云親見館閣中有孟

子外書四篇曰性善辯曰文說曰孝經曰爲政則時人以

性善辨文爲一句說孝經爲正爲一句甚乖旨趣古文辯  
辨正政通用

周廣業孟子四考曰今孟子外書真贋誠不可知朱氏經  
義考削而不錄是也

丁杰孟子外書疏證曰此書雜採他書引孟子文兼及其  
不云孟子者綴輯敷衍往往氣不貫穿人名事蹟譌繆甚  
多後人徵引或由傳聞失實豈有身接其人目擊其事與  
其徒著書而紀錄不真者乎姚叔祥好造僞書此爲叔祥  
僞造無疑錢遵王云宋時館閣有此書而崇文總目無文  
卽中興藝文志亦不言附刊四注孟子後馬氏序不敢爲  
信惟蘆浦筆記確有謝氏藏本一說是又姚氏所據以作  
僞者也劉貢父博洽不讓其兄此注地學茫然其亦僞託

可知

翟灝四書考異曰此書之僞敗迹顯然約略舉之其驗有八內書每篇俱五千餘字篇內多長展之章今此四篇每不及千字章之略長展者惟襲韓詩外傳淳于髡一條餘悉勉強支綴淹淹無生氣不但不能宏深而已僞迹之可驗一也孟子頗薄齊桓管仲此以至德稱之孟子再斥陳仲子此以千古高士誅之樂正偶從子敖孟子深責此謂徐辟因依蘇秦而贈之以言均於孟子之意旨背戾僞迹之可驗二也趙氏但不爲外書章句非不見外書也趙云孟子師子思此謂學於子上孟子嘗自言之趙注徐辟不云何國人此謂辟之祖自南州遷於邾鄆今五世矣若古外書有如是文趙氏何不節取僞迹之可驗三也書雖有

內外之別所記言事不應重出也今因綴索隱及鮑照頌

序文而與舜生諸馮章犯重因襲韓詩外傳文而與先名

實章犯重貪攬拾而不暇旁顧僞迹之可驗四也周禮注

引孟子諸侯有王此春秋莊公二十三年傳曹劌諫觀社語顏氏家訓引孟子

圖景失形藝文類聚引孟子滕文公卒此見戰國魏策及呂覽開春論俱作

魏惠王卒皆顯係疏舛考工記注引七十而訪祇一字偶誤坊

記注引舜五十二語卽萬章篇文小異意林錄敬老慈幼

三語卽梁惠篇文稍節而此悉冒昧編列僞迹之可驗五

也列女傳所載三遷出妻等事本不謂孟子言蓋其事祇

應他人記載孟子著書立教必無自述之理今亦雜湊篇

中且仍彼書文稱母曰孟母曰其母繆戾殊甚僞迹之可

驗六也因充虞敦匠事泛濫及諸弟子杜撰其名曰季孫

郊公都或又稱公孫丑曰丑子竝注云丑字子景以字爲氏亦曰景丑於他藉悉無可徵特有意眩亂以欺不學之人宋以前無此習僞迹之可驗七也荀況爲孟仲子再傳門人後孟子約五六十年齊襄王時自趙至齊與孟子不相值後自齊適楚爲卿此乃云孫卿子自楚至齊見孟子字子石之公孫龍孔子弟子孟子不及見之其持堅白異同公孫龍字曰子秉乃平原君門客不及見孟子此乃云孟子以卵有毛問子石田嬰於齊湣王三年封薛嬰卒交代立是爲孟嘗君其立當在孟子卒後樂間於燕惠王元年始用燕乃周赧王四十四年也時孟子卒已久此謂孟子論孟嘗君燕使樂閒迎孟子時代事蹟盡難檢點僞迹之可驗八也其僞旣有此八驗其作僞人甚晚近不當劉

貢父注復有三證趙氏章指有云計及下者無遺策舉及衆者無廢功選注引上一句誤題孟子曰字邵武士人作疏刪去章指此遂不知其下句而漫易其文則此書必出邵武士人後矣荀子稱孟子三見齊王不言事集註取以註格君心之非句此遂以尙書格其非心連屬之則此書必出朱子後矣鹽鐵論引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明李詡誤以孔字爲孟類舉爲孟子逸文而此遂摺入篇中則此書更出李詡後矣然則此書究孰所僞哉吾友歸安丁小山杰斷之爲姚叔祥當未誣枉姚名士辨說者謂今存後梁春秋於陵子等書並叔祥所僞此書旣出叔祥家誠不嫌於堅斷也今休寧吳君騫偶刊問世丁君爲之疏證屬草稿未定承借觀乃爲引伸其說陳右八驗三證

以副還其書

案外書四篇趙氏固謂其文不能宏深不與內篇相似則篇章長短之異固不足疑又謂其非孟子本真後世依託則孟子學於子上與徐辟遷於邾郟之說趙氏皆不之信其不取均不足怪然以季孫子叔爲孟子弟子安知非本此書蓋外書當是孟子卒後門弟子相與傳其遺事綴其緒論故與內篇別異三遷出妻等事孟母其母等稱自門人記之故自無礙不然韓嬰劉向又何所聞而傳之耶五霸桓公爲盛管仲學然後臣仲子齊之巨擘孟子未嘗不稱之君子不沒人善至德高士之語不爲甚戾也徐辟蘇秦之甥非樂克子敖之比且贈以言曰不約縱不連衡辭亦嚴矣伯夷伊尹柳下惠之

出處湯武之放伐五畝之宅百畝之田內篇不厭重複  
其間大同小異者往往而有何獨於外書而疑之諸書  
引孟子其內篇所無者自出外書今外書幸存可相印  
證反以爲綴緝敷衍否則舉他書之相似者指爲誤引  
深文巧詆必欲廢棄滅絕之而後已是誠何心哉季孫  
公都子內篇不見其名今有季孫郊公都或二人之名  
賴以有考孟子弟子多稱子公孫丑稱丑子亦猶匡章  
之稱章子耳而皆以爲杜撰何由知之史稱荀卿年五  
十始來遊學於齊風俗通曰齊威宣之時孫卿有秀才年十五始來遊學齊襄王  
時而荀卿最爲老師則湣王時荀卿已在齊矣史表孟  
嘗君相齊平原公相趙在周赧王十七年樂間樂毅之  
子其爲昌國公雖在燕惠王初年安知不早見用於昭



王之世譜稱孟子卒於周赧王二十六年則以上數人  
均所及見此又不足以相難也至以三證斷注之僞尤  
屬臆說選注引孟子計及下者無遺策外書有之但上  
三字稍異而以爲出於趙氏章指鹽鐵論引孟子吾於  
河廣知德之至也外書有之戒菴漫筆日知錄引同而  
反據今本以疑明李詡之誤甚至指格其非心爲龍集  
註捕風捉影刻意吹求是不可以不辨

